

將軍碑

組員：

經濟一A 王維孝(組長)498570463

李承頤 498571669

林昱廷 498570885

王培宇 498571305

姜伯勳 498571271

郭人豪 498570612

產經一A 蔡孟芳 498540953

陳柏霖 498540532

作者生平與簡介

張大春，山東濟南人，1957年出生於台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曾任職《中國時報》，現任電台主持人。張大春在寫作上起步很早，1977年就讀輔大中文系時就開始發表小說，曾獲幼獅文藝、聯合報、中國時報等小說大獎。

張大春的創作常常運用豐富的想像力，跳脫日常語言的陷阱，從而產生對各種意識形態的解構作用。在張大春的小說裡，充斥著虛構與現實交織的流動變化，具有魔幻寫實主義的光澤。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用新的敘事寫法，不斷自我突破，創造出張大春式的風格。

張大春式的風格不但展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上，近年來，張大春也活躍在廣播界，他的廣播節目常常對台灣政治和時事給予辛辣的批評，就像對他的小說一樣，喜歡和厭惡的人走向兩極化。他的作品有《公寓導遊》、《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城邦暴力團》、《聆聽父親》等。



內容介紹-將軍碑


- 內容大綱

〈將軍碑〉的故事以武將軍鎮東為主角。武鎮東是個八十三歲的退伍將軍，曾參加北伐、抗日，年輕時打過大江南北，老來總以沙場上的光榮為傲、一直希望兒子能繼承他軍人的身分，但是真實世界的挫折（身體的衰老殘病）使他不再開口講話（呈現失語狀態，躲避真實），鎮日神遊於時光流裡。整篇小說從一位意識游移在現實、過去、未來的老將軍身上，看到了他的經歷、他的觀念、他的掙扎，以及人性中「記憶扭曲」等等面相。




- 內容摘要


將軍，擁有能夠穿透時間周游於過去與未來的能力，但是這能力卻一直是個秘密沒人知道，到了將軍活著的最後兩年依然沒有任何人能了解他言行異常的原因。在將軍還能開口說話時總是幫自己的兒子維揚辯駁，他知道自己在撒些小謊，但是日子一久，將軍自己就真的不清楚維揚究竟是什麼時候走還是什麼時候回來，所以慢慢地她應答的話變少了，她經常答得唇不對馬嘴，原因是她開始當所有人的面前神遊起來。將軍也曾悄悄地造訪過自己八十四歲的葬禮。




他在葬禮人堆中看見維揚，眼鏡底下的一雙眼經略帶點浮腫，這使將軍在錯愕中不經有些驚喜，又再一旁看到為她撰寫回憶錄的石琦用手指抹眼淚，本想遞手捐上去時卻見秘書長與她寒暄，石琦低聲說道：「人家辛辛苦苦又訪問、又錄音的全都泡湯了。」秘書長則說：「有了，待會而我把將軍的公子給你引見，也許還有救。」將軍急了：「那小子知道個屁！」



在他最輝煌的那段歲月裡——「維揚這臭小子還不知道在哪裡當孤魂野鬼，沒處投胎呢！」多來來，每當父子兩發生摩擦衝突的時候，將軍都會意氣風發地這麼說：可是話一出口，就會有另一種更大、更強的恐懼浮現——將軍真的懷疑這個在戰後出生的老來子，曾經是某個無名火線上冤死的孤魂野鬼，或者是所有冤孽的總合和精華將軍在維揚進大學那年夏天氣壞了。不敢想像自己的兒子竟然要唸社會學系，在她看來社會學就等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等於左派，左派就是共產黨。



將軍道：「你要讀書，不讀讀歷史啊？你老子打共產黨打了一輩子——」「那是您的歷史，爸！」維揚沉聲的打了個岔：「而且都過去了。」維揚在紀念碑落成揭幕的演講讓將軍十分意外。他竟然能清楚地說出將軍在哪一年打過什麼仗，在哪一年突過什麼圍，哪一年受勳，哪一年晉級。除了少數幾個地名、人名唸錯之外，大致還符合將軍的記憶。



「民國六十年一月，先母周太夫人心臟病突發過世，先父守靈四十九天，幾呼粒米未進，可見先父用情之深了……」最後他站在基金會秘書長的旁邊，像對方致謝：「如果不是秘書長幫忙，我還真不知該講些什麼呢。」說著揚了揚手裡的講稿。「別謝我。」頭皮暴紅的將軍，挺起腦袋朝紀念碑撞去，這一刻，他聽見體內體外同時奔放出一陣轟然巨響，劈開一切糾擾的矛盾——他第一次相信、也從此解脫的東西。

內容分析

在〈將軍碑〉裡，我們看到張大春蓄意超脫寫實技法的困囿，運用魔幻寫實的手法來打破時空侷限，企圖在虛實交錯中「讓我們看清歷史在廿世紀八〇年代裡，它原有意義的可疑性與曖昧性。」〈將軍碑〉表現了許多一般小說沒有的特色，最主要的就是巧妙的運用魔幻現實主義的**(一)時空突破觀念**，其次是**(二)懷疑精神的歷史重構**。

(一) 魔幻現實主義的時空突破觀念

對於張大春而言，魔幻現實主義這個帶有若干矛盾的字詞之所以在八〇年代的社會環境引人注目，其關鍵在於：「人們總是憑藉、夾帶著其對現實的信賴去營造神奇敘述的美感經驗。這正也意味著人們對『歷史現實』和『志怪傳奇』各自喪失了相信的能力；也唯其當兩者相互穿鑿附會之後，敘述的美才有可能」。

張大春在〈將軍碑〉中展現的魔幻現實書寫策略，不只是一種文字美學的模仿，而是藉此從歷史現實和志怪傳奇穿鑿附會的美感中，處理八〇年代對歷史看法。

(二) 具懷疑精神的歷史重構

〈將軍碑〉中的將軍在小說起始就「無視於時間的存在」，並且能「周遊於過去與未來」，甚至在回憶過往戰場的殘酷，可能導出兒子是所有冤孽的總和，而意圖「重新翻修他對歷史的解釋，編織一些新的記憶，塗改一些老的記憶」。也就是說，張大春藉著將軍或是失去記憶或是修改記憶的特質，點出歷史的建構性。

八〇年代中後期看待歷史的方式，確實抽離了對歷史的敬意，個人自由主義是的想像壓縮了歷史的衝擊力。張大春的〈將軍碑〉是這個世代的開端，兼具了預言的作用。小說置疑「記憶」的功能，解構歷史的絕對，其為新世代讀者所重塑的歷史，這可能不具有歷史原本的功能和意義。

心得(一)

王維孝

我從將軍碑裡能夠觀察到中國人親子間的典型，小說中將軍一直以自己的想法來要求維揚，從小就要求他穿軍裝、學習舉手禮，學不好還要他站在國父遺像面前罰站。希望透過高壓的教育，能夠使維揚和自己一樣。至於維揚，從小想法就不受到尊重，導致後來探望他父親時，不是問他父親的感受，而是問身旁的管家，好像父子之間有一條很深的代溝。

從小說中我觀察到了不論是過去、現在、甚至是未來一直存在著的親子問題，父母希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夠和自己一樣的成就，卻沒有顧慮到孩子的想法與感受，而當孩子大了、父母老了，角色好像就顛倒了，孩子很少去親自關懷自己的父母，反而是從身旁的傭人來得知父母的狀況，當父母在與孩子談話時，就好比維揚與將軍說的：「那是你的歷史，而且已經過去了。」隨意附和。小說的結尾寫著：「維揚終究也要懂得這一切的。」就好像暗示著維揚終究會成為下一個將軍。這種世代的隔閡恐怕也是代代相傳的吧。

心得(二)

姜伯勳

看完將軍碑腦中浮現一個問題，時代的差異造成了父子間的隔閡，也衍生出兩個時代的人不一樣的思維。

武維揚出生在一個安逸沒有戰爭且民主的時代，武將軍則是活在充滿戰亂的時代，每天面對的就是戰爭，戰爭是無情的將軍的一個不當的指令就會造成許多部下的犧牲，因此在他的生活中不許自己有一刻的鬆懈，這也造就了他對家人的處事態度。然而武維揚並不像將軍一樣，需要面對沉重的職責，在他的時代裡容許他浪漫容許他小小的錯誤也不會造成重大的損害，是個可以稍微讓自己鬆懈一下子的時代，在鬆懈的時刻也能有學習或體悟。

因為環境的不同，維揚沒理由指責將軍的不是，在小說裡維揚默默的承受將軍的不諒解，他也無法指望將軍的諒解，畢竟在他活的大半輩子裡，軍紀是沒有「諒解」這個詞存在的。

在和長輩相處的過程中，多一點同理心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紛爭，也可以和平相處，畢竟現在的時代是容許多一點諒解的。

心得(三)

李承頤

剛開始接觸這篇文章時，對文章時間描述的先後順序感到很混亂，一下子到了將軍死後的場景，一下又回到了過去光榮的事蹟卻又痛苦的回憶，彷彿將軍能穿梭在時間的隧道，來往自如。

〈將軍碑〉是一篇魔幻現實主義的小說，魔幻現實的手法是把虛幻的事情寫得於猶如在現實世界發生一般無二，交替敘寫的方式，讓真實與虛幻交纏在一起。故事中將軍周遊於過去與未來，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導致他的言行舉止異常，無人能了解原因，了解他的內心世界。

故事中還有兩個關鍵人物，他的兒子維揚以及老管家。維揚與將軍彷彿不同世界的人物，即使曾經住在同一屋簷下，也因為他們的思想理念的不同，造成兩人心中的隔閡，將軍運用自由穿梭於時間的能力，試著去了解兒子的心理，始終無法真正的她的心。老管家則是守護在他身邊的，也是唯一能跟將軍交心的人。

在將軍的一生當中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戰爭，展現他輝煌的成就，但也經歷了他與自己的戰爭-內心世界的孤獨，與兒子之間摩擦，思想的不同，也使得他糾纏在種種矛盾中。到了最後，一切都崩解了，而將軍也拋開了一切，從中解脫，一切世俗種種對他來說說已經是毫無意義的事，呈現一種超然的境界，也呈現了魔幻現實小說寫實卻帶有虛幻超然的表現。

心得(四)

蔡孟芳

將軍碑這篇文章利用時空跳躍的手法寫成，將軍武鎮東就這樣穿梭於現在、過去、未來。武鎮東是個「標準」的將軍，對於任何事都一板一眼，我覺得將軍過於執著於自我，凡是以自己為中心，認為自己的經歷與寫成的歷史都是最棒的，但是我覺得他也很可憐，因為自己的孩子處處與自己作對，而他卻只能靠著穿梭於空間中，讓別人看到他最豪邁的一面。將軍代表著東方，而兒子維揚代表的卻是西方社會主義，最後搖身一變成為社會學家，表面上是為維揚能力卓越，實際上是對父親的反動。

工作分配

- 經濟一A王維孝:查資料
- 李承頤:PPT製作
- 林昱廷:PPT製作
- 王培宇:簡介製作
- 姜伯勳:心得統整
- 郭人豪:查資料
- 產經一A蔡孟芳:報告講解
- 陳柏霖:報告講解